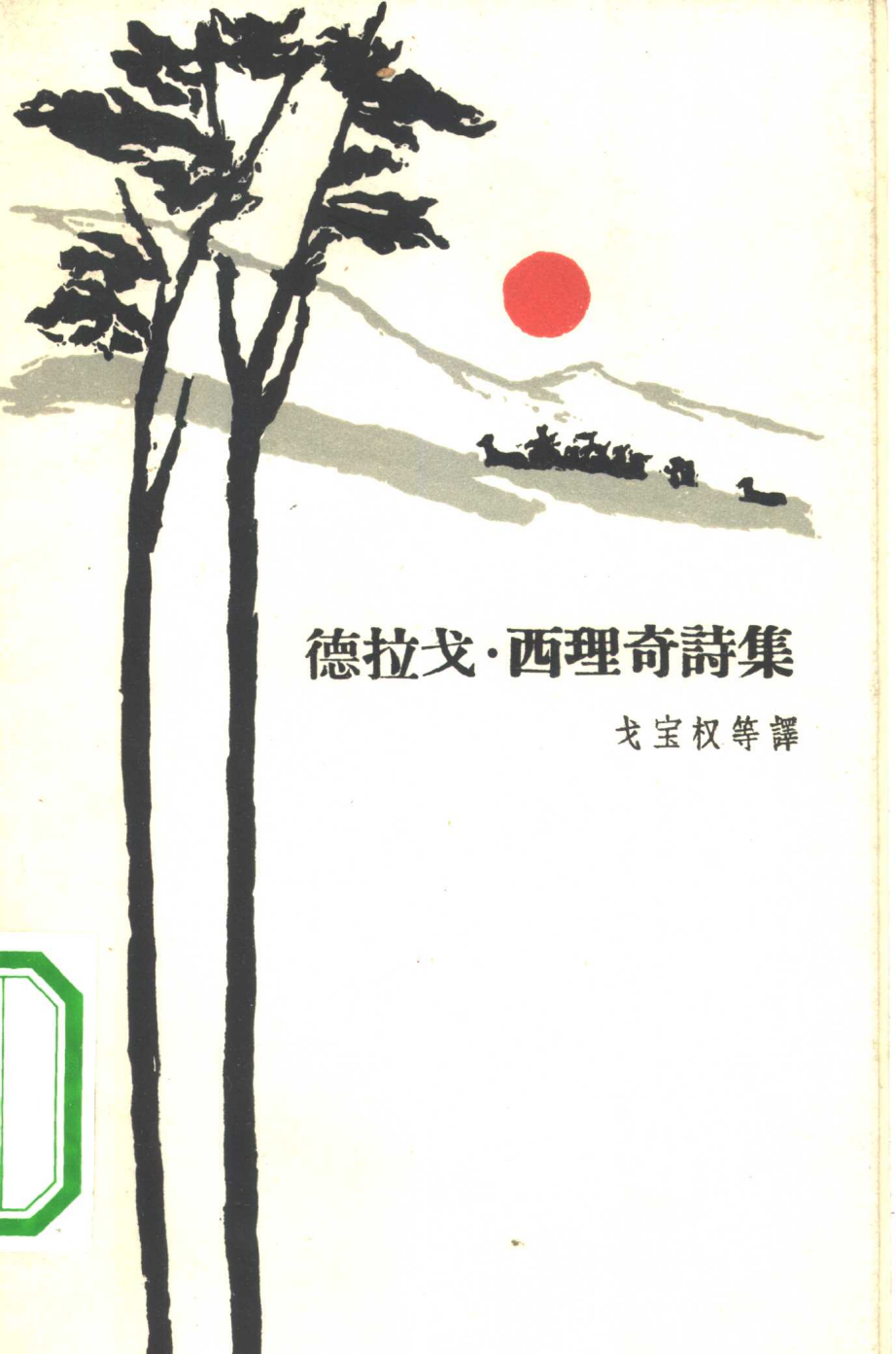




德拉戈·西理奇詩集

戈宝权等译





德拉克-西理奇爾集

（五）



德拉戈·西理奇詩集

戈宝权等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装帧、插图：叶 然

德拉戈·西理奇诗集

书号 1753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22,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2 插页 3

1964年4月北京第1版 196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定价 (4) 0.25 元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德拉戈·西理奇

目 次

回忆詩人德拉戈·西理奇（代序）	1
-----------------------	---

祖 国 颂 歌

光荣啊，游击队员！	13
橡树	14
繁荣吧，共和国！	16
祖国	18

儿 童 诗 辑

芦笛的歌声	23
我們山里的小牧童	25
在到学校去的路上	30
山村里的小姑娘	33

中国诗抄

紅色的友誼之歌.....	41
中国的風.....	43
致革命的儿子.....	44

长 诗

工作队長.....	49
-----------	----

回忆詩人德拉戈·西理奇

(代序)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八日，当我早晨接到《人民日报》的时候，我首先看到七位阿尔巴尼亚同志从北京乘苏联图 104 班机回国在伊尔庫茨克机场着陆时失事遇难的消息。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讀完这段消息，絕沒有想到在遇难的人当中，有所熟識的阿尔巴尼亚詩人、阿尔巴尼亚国家出版社经理德拉戈·西理奇 (Drago Siliqi) 的名字。我远在一九五四年就譯过他的詩歌作品，当他一九六三年五月間应中国国际书店的邀請前来我国訪問时，我們曾有过一次亲切的会見。这次会見，既是我們最初的相识，同时又是我們最后的訣別！

对于我国的讀者們，德拉戈·西理奇的名字并不生疏。我們早就讀过他描写阿尔巴尼亚人民

从事社会主义建設的长詩《工作队长》和一些关于儿童生活的詩歌作品。一九六三年五月至七月間的《人民日报》上，还又先后发表过他写的歌頌中阿两国人民友誼的《紅色的友誼之歌》和《中国的风》以及献給战士雷鋒的《致革命的儿子》等詩。

德拉戈·西理奇是位在阿尔巴尼亚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风暴中经受考验和成长起来的詩人，是阿尔巴尼亚当代富有才华的青年詩人之一。他的一生是短促的，但是光荣的，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給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从事社会主义建設的事业。他于一九三〇年生在地拉那一个貧穷的市民的家庭里，童年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当一九三九年他九岁的时候，意大利法西斯侵入了阿尔巴尼亚，大批的爱国志士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的号召与领导之下，手执武器轉入山区，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一九四三年意大利法西斯投降，德国法西斯接着侵入阿尔巴尼亚，占領了所有的城市和港口，阿尔巴尼亚人民又开始了反抗德国法西斯的英勇

斗争。就在阿尔巴尼亚人民英勇抗击意、德法西斯的年代里，德拉戈·西理奇最初在城市中，后来在游击队中，积极地参加了阿尔巴尼亚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并在这一斗争里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阿尔巴尼亚全国解放之后，他就开始在青年中间从事共产主义教育的工作，一九四七年加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现名劳动党），一九四九年被选为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作为诗人的德拉戈·西理奇，就正是在这些年代里成长起来的。他在一九四五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写出了不少鼓舞人心，特别是鼓舞与教育青少年和儿童的诗歌作品。一九四九年，他的第一本诗集《春天的觉醒》（《Zgjimi i pranverës》）出版。一九五一年，在《青春之歌》的诗集中又发表了他写的著名的长诗《工作队长》（《Brigadjer》）。在这首描写阿尔巴尼亚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诗中，他塑造出了一个动人的山村少女梅如雪的形象。这个少女在劳动党的号召之下，不顾家庭的阻挠，投身到热火朝天的青年建

筑工地中去，和全国各地来的青年人把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条铁路建成。一九五二年，德拉戈·西理奇前往莫斯科，在苏联作家协会创办的高尔基文学院学习。一九五七年毕业回国后，曾做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的记者，接着就担任以阿尔巴尼亚十九世纪大诗人纳伊姆·弗拉舍里的名字命名的阿尔巴尼亚国家出版社经理的职务。近几年来，他主要领导阿尔巴尼亚的出版事业，同时努力诗歌创作，撰写有关阿尔巴尼亚新文学的评论文章，并从事翻译工作。在文学创作活动之外，德拉戈·西理奇还又积极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他是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地拉那市党委员会的委员，又是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的理事和该会机关刊物《十一月》（«Nëndori»）的编辑委员。

一九六三年五月间，德拉戈·西理奇应邀前来我国，先后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并与我国文艺界和出版界的人士会见。接着他又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

七月十三日他和其他六位阿尔巴尼亚同志从北京乘苏联飞机回国，不幸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遗体运到北京后，于七月十九日安葬在北京西郊的福田公墓。

德拉戈·西理奇的不幸遇难，引起中阿两国文艺界和出版界人士的无限悲痛。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的机关报《光明报》（«Drita»），在七月二十一日出了专页来悼念这位富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在专页的顶端，用黑体字印着诗人生前在《往日的爱情之歌》中写的两行具有深刻意味的诗句：

有一种鸟儿终生在天空中飞翔，
最后就在飞翔中死亡。

在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教育文化部长馬努什·穆夫蒂烏，霍查夫人涅季米·霍查，小說家季米特尔·舒泰利奇、斯泰利奧·斯巴塞、法特米尔·吉亚泰，诗人安德列阿·瓦尔菲、拉扎尔·西理奇，剧作家柯尔·雅柯伐等十几位知名的政治、社会和文艺活动家共同署名的

訃告中这样写道：

德拉戈·西理奇同志不幸突然逝世，使他的亲属、同志、文艺界的人士以及所有和他相识的人，都感到万分悲痛。

他的逝世是我们文艺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把自己短促的一生献给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文学事业的天才诗人和评论家。我们失去了一位有经验的文化工作者、青年战士、党的事业的不倦的工作者。

.....

他的天才正处于繁荣发展的时期。死亡从我们当中夺去了一位对我国人民、对祖国和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不少贡献的人。

就在同一专页上，还发表了谢夫克特·穆薩拉伊、加米尔·布介利、納蕭·乔尔加奇等作家写的悼文，拉扎尔·西理奇、阿列克斯·恰奇、伊茲瑪伊尔·卡达烈等诗人写的悼诗，并发表了德拉戈·西理奇本人的诗歌作品和照片等。

我最初读到德拉戈·西理奇的诗歌作品，是一九五三年底的事，后来曾把他的长诗《工作队

长》譯成中文。一九五六年我又譯了他写的以阿尔巴尼亚解放后儿童的幸福生活为題材的长詩《山村里的小姑娘》。当一九五七年五月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到阿尔巴尼亚去出席参加第一次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代表大会时，很想能見到这两首詩的作者，可惜他当时不在地拉那，这样直到一九六三年五月詩人到北京来訪問时，我們才初次見面。記得是五月中旬，我到新侨飯店拜訪了这位詩人，和他作了两个多小时的亲切的談話。我們談到了阿尔巴尼亚的历史文物、風土人情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情形，談到了阿尔巴尼亚的文学和新近的作品，还談到了我們共同相识的許多作家、詩人和朋友。他告訴我阿尔巴尼亚人民非常热爱中国的文艺作品，阿尔巴尼亚国家出版社近年来出版了《毛澤东論文学和艺术》、《杜甫詩选》、《郭沫若詩选》等书，剧院上演了曹禺的話剧《雷雨》。他說这次回国后，要多出版些有关中国的书籍，让阿尔巴尼亚人民更好地了解兄弟中国人民的情形。我也向他介紹了中国翻譯阿尔巴尼亚文学作品和上演《漁人之家》

等剧本的情况。

在談話中，德拉戈·西理奇告訴我，他在一九六二年底曾經訪問過英雄的古巴，出席參加了古巴全國第一次文化代表大會。回國不久，就接到中國國際書店的邀請。當他準備離開地拉那時，阿爾巴尼亞正是玫瑰花盛開的時節，他想起要用紅色的玫瑰花瓣，編成一支紅色的友誼之歌，把它獻給中國人民，于是就寫成了歌頌中阿兩國人民的戰鬥友誼的《紅色的友誼之歌》。這首詩曾由阿爾巴尼亞作曲家切斯克·扎代亞譜成歌曲。阿爾巴尼亞歌唱家四人小組在一九六三年五月間來到我國進行訪問演出，當五月十日晚在北京民族文化宮禮堂舉行開幕演出時，就演唱了這支歌曲，受到聽眾的熱烈歡迎。德拉戈·西理奇當晚參加了這次音樂會，當聽眾知道《紅色的友誼之歌》的作者也和大家坐在一起欣賞歌唱家們的演唱，又一致熱烈鼓掌，感謝了詩人的盛情。詩人也從座位上站起來，謙虛地向大家致謝。德拉戈·西理奇還告訴我，他來到北京才不過幾天，但對於勤勞的中國人民所創造出的古遠的歷史與文化

和今天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設，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和热烈的感情，回国后准备写一系列的有关中国的詩歌作品，献給中国人民。我們知道，他在中国訪問期間就已经写成了歌頌中国革命斗争的《中国的风》和献給战士雷鋒的《致革命的儿子》两首詩，譯文都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

我和德拉戈·西理奇相会，虽然十分短促，但这位詩人却留給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我们最初握手問好时，就好象我們是多年未曾見过的朋友，而在整个談話的过程中，我又感觉到这是一位多么誠懇、热情、謙虛而又朴素的詩人。当我们分別的时候，他还希望能有机会再和我相見，并且表示在回国后要把他写的有关中国的詩歌作品寄給我們。孰知这一次和詩人的会見，竟成为最后的永別，而他在我国留下的三首有关中国的詩，也成为他的詩歌創作的絕筆。德拉戈·西理奇現在长眠在中国的大地里，他的名字和他的詩歌作品将长久地活在我們的心中。讓我們永远記住这位对中国人民怀着深厚友情的詩人，让他歌頌中阿两国人民紅色的友誼的歌声永远响在我們

的心头，让我们大家同声高唱：

虽然大海和高山把我们两国远远分开，
但是两只有力的手却遥遥地紧紧握住。
我们的铁拳，打击着我们共同的敌人，
把世界上最纯洁的红色友谊精诚维护。

同志们，让我们把友谊之歌引吭高唱，
这歌声，将使我们千年万代青春熾旺。
为红色的友谊，为中国和阿尔巴尼亚，
这一个月为我们开成了鲜花的海洋。

戈宝权

1964年1月于北京。